

李民发 著

三国殇

长篇历史小说系列

魏殇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三 国 殤●魏殤(上)

李民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殇·魏殇/李民发著. —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

2005

ISBN 7—226—03209—0

I. 三... II. 李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9335 号

责任编辑:连凌云

封面设计:徐晋林

版式设计:刘铁巍

三国殇·魏殇

李民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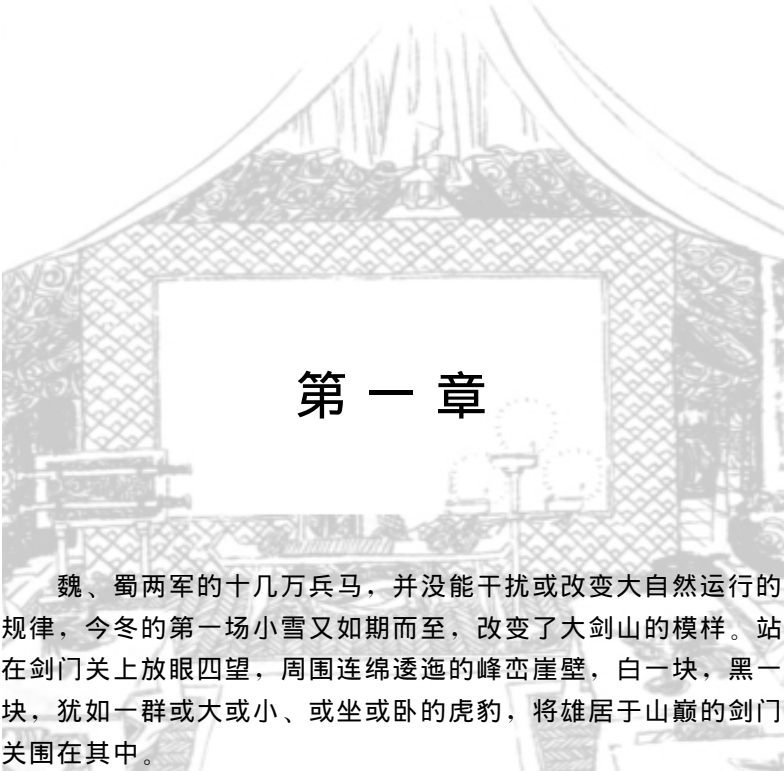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9.875 插页 2 字数 450 千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

ISBN 7—226—03209—0 定价:46.00 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一章

魏、蜀两军的十几万兵马，并没能干扰或改变大自然运行的规律，今冬的第一场小雪又如期而至，改变了大剑山的模样。站在剑门关上放眼四望，周围连绵逶迤的峰峦崖壁，白一块，黑一块，犹如一群或大或小、或坐或卧的虎豹，将雄居于山巅的剑门关围在其中。

刚过卯时，姜维又照例出现在了剑门关的城楼上。他先是把山下魏军的营寨仔细地观察了一阵，然后又对守关的将士认真地嘱咐了一番，才放心地走下城头，返回守将府。

贪生怕死的蜀国后主刘禅，在谯周的撺掇下，不顾北地王刘谌的以死相谏，面缚舆榇，出城向邓艾投降。成都已被魏军占领，城头也换上了魏国的旗帜。然而，远离成都的姜维，对此事却一无所知，仍旧尽心尽力地守卫着国家的北大门。

姜维率领着四万蜀军，凭借着剑门关的天险，把钟会率领的十余万魏军阻挡在大剑山下，使其无法入蜀。剑门关下发生的那场“石雨”和大火，不仅使魏军损失了一万多兵士，而且连胡烈和胡渊父子二人也险些葬身于火海。从那以后，钟会便再也没敢向剑门关发起过大规模的进攻，只是每天派遣小股的兵士，不断地骚扰大剑山上的蜀军，对剑门关根本形不成威胁。

姜维与钟会率军在大剑山上下相峙了一个多月，仍无多大的



进展。时令已入冬，气候由凉变冷，姜维担心年迈体衰的张翼与廖化久驻在悬崖之巅会感染上风寒，就派遣来忠和向充把他俩替换回剑门关。

一连数日，大剑山下的魏军并无什么大的军事行动。山上的蜀军，除了三分之一的人按部就班地上城头防备魏军攻关外，其余的人则呆在兵营中歇息待命；姜维、张翼、廖化和董厥，也各自从城楼搬回原处居住。剑门关内井然有序，十分平静，并没有两军对峙的紧张气氛。

姜维回到守将府，就又摊开了汉中和陇右的地图，仔细地端详着，思索着。

自从入冬后，姜维一有空就要面对着汉中和陇右的地图沉思。据他估计：随着寒冷的加剧，大剑山下的魏军便难以再坚持下去了，不久就会退兵，或退回关中和长安，或退回汉中和陇右，暂时休兵罢战，待度过寒冬后再卷土重来，争夺剑门关……如何充分利用魏军退兵的大好战机，进行追击，一举将其击溃，并夺回已被魏军占领的汉中、阴平和武都，使其明年再也无力进犯巴蜀，这是姜维近日来一直在苦苦思考的问题。

姜维俯身在地图之上，目光缓缓地从剑门关移向白水关、阳安关、汉城，又缓缓地移向武都、天水、陇西……最后，他的目光盯在了狄道上。由狄道，他想起了足智多谋的邓艾，想起了那支兵马精锐的陇右之军，想起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沓中突围战，想起了为全军突围而英勇献身的赵广。然后，他又把目光从狄道移向了临洮、沓中和阴平桥……随着这些异常熟悉地名的出现，他的眉头也越皱越紧，好像是蓦地想起了什么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姜复汉、姜兴汉，速去请张翼、廖化二位老将军前来议事！”说罢，双眼又一眨不眨地盯着地图愣神。



姜复汉和姜兴汉跟随姜维多年，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语调中分辨出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见此情形，便知大事有些不太妙，慌忙跑出守将府去请张翼、廖化。

张翼、廖化闻知姜维有要事欲与他们相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随姜复汉和姜兴汉来见姜维。

姜维一见到张翼和廖化，便神情严肃地说：“我猛然间想起了一桩大事，心中甚感不安，特将二兄请来相商！”

“何事如此急切，使大将军甚感不安？”张翼、廖化已从姜维的脸色上觉出此事非同小可，有些忐忑不安地问。

“我军自沓中突围以来，已有两月，至今尚不知邓艾与陇右之军动向。为此，我甚感不安。”姜维忧虑重重地说，“我与邓艾连年交战，深知其精通兵法，善于用兵。据我观之，邓艾之实战经验与用兵之道，皆出于钟会之右；且其所统领陇右之军，兵精将勇，能征惯战，尤其善于长途奔袭，连续作战。然而，两个月来，邓艾与陇右之军却销声匿迹，莫非其另有所向？对此，我等不可不防。”

张翼和廖化听了姜维这番话，不由得一怔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大将军之意是……”

“二兄请看，”姜维指着几案上的那幅地图说，“我军穿过孔函谷破网而出以后，邓艾必然不会就此罢休，肯定要追到阴平桥，欲与诸葛绪所统领雍州之军共同夹击我军。我军智取阴平桥而退守剑门关后，诸葛绪便立即率雍州之军尾随而来，可邓艾与陇右之军却至今不见踪影，这其中必定有诈！邓艾乃我之冤家对头，久欲吃掉我沓中之军，绝不会放弃这一围攻我军之良机！我以为，邓艾在阴平桥扑空以后，既不会回兵狄道，也不会久驻阴平桥，很可能会铤而走险，率军从阴平古道翻越摩天岭，然后与



钟会之军共同夹击剑门关。若果真如此，我军将腹背受敌！请二兄细细思之。”

姜维的话引起了张翼的高度警惕，他瞧着廖化，认真地说：“元俭曾做过阴平太守，摩天岭在其管辖之内，不知元俭以为大将军之虑是否有理？”

廖化思忖了片刻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做阴平太守时，曾闻摩天岭中有条汉代征服西南夷时所辟之阴平古道，可通江油，一些私贩盐铁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，为暴利所诱惑，常冒死在那条小道上往来。为搜捕那些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，我曾在几名猎户、樵夫引导之下，领兵进山。那摩天岭纵深数百里，山恶水险，悬崖耸峙，峭壁林立，古树荆藤满山遍岭，毒蛇野兽出没其间，天气一日数变，根本无法翻越。而那条早已被废弃之阴平古道，也只是偶尔可见其遗迹，休说是兵马，就连山羊也很难行走。我与五百兵士在山中搜寻了数日，除见到几十具人骸马骨之外，其余一无所获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邓艾与陇右之军是无法翻越那摩天岭也！”张翼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以我之见，邓艾即使敢铤而走险，率军去翻越摩天岭，然待其到达江油关后，兵马已是十难存四五也，且会多带伤病，疲惫不堪。”一向稳重的廖化严肃地说，“我江油关驻有五千多兵马，且城池坚固。邓艾纵然能死里逃生，率军抵达江油关下，也难逃我江油兵马之刀枪。”

“元俭之言颇有道理，大将军可以不必担忧。”张翼舒了口气，放松地说。

“元俭兄之言虽不无道理，然则……”姜维轻轻地摇摇头，依旧忧心忡忡地说，“邓艾韬略过人，敢于弄险，且善出奇兵。



我江油关守将马邈，其智勇皆平庸，远非邓艾之对手；而那五千守关之兵马，又长期未经战斗，养成骄惰之习，恐难防陇右之军突然袭击，怕只怕……”

“大将军所虑亦有其道理。兵法云：‘安国家之道，先戒为宝。’为防万一，大将军可速速传令江油关守将马邈，让其加强戒备，严防邓艾率军来偷袭江油关。”廖化稳重地说。

“只怕此时再去传令，已无必要。”姜维叹了口气，愧疚地说，“只怪我虑事不周，顾此而失彼！”

“大将军何出此言？”本来还有些不太在意的张翼，见姜维心情如此沉重，惊奇地问。

“邓艾已经有近两个月未曾露面，如果他真率军去偷袭江油关，恐此时已经得手。若其至今仍未去偷袭江油关，值此天寒地冻之际，他是不会去翻越摩天岭……”姜维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惶惶不安地说，“但愿邓艾未去偷袭江油关……但愿江油关守将马邈能恪尽职守……”

姜维的情绪严重地感染了张翼，他心绪不宁地说：“大将军应速速调遣兵马，以防不测。”

“大将军如若不弃，廖某愿率本部兵马，火速赶赴涪城！”廖化神情严肃地说，“涪城乃从江油关通往剑门关与京师成都必经之地，又正当左僇道南端出口处，只要我军牢牢守住涪城，死死堵住左僇道之南口，邓艾即使偷袭江油关得手，也无法对我军形成威胁，反倒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困境：进则难出险要之左僇道，退则又要重翻险恶之摩天岭；只需经此一冬，邓艾之军就会被困死在江油！”

“元俭之言甚是！”张翼随声附和道，“剑门关有大将军在此镇守，万无一失。张某愿陪同元俭往涪城驻守，以解大将军后顾之忧



之忧。”

姜维用感激的目光打量着张翼和廖化，低沉地说：“二兄之言行实令我感动！然此事干系重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容我稍加思忖之。”

但是，还没有容姜维思考出个结果，姜复汉急匆匆地进来禀报：“卫将军诸葛瞻遣人送来紧急文书。”

姜维闻听此言，稍一愣神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江油关必已为邓艾所得也！”

张翼、廖化闻之而动容，大为惊诧地面面相觑。

姜维紧皱着双眉，从信使手中接过诸葛瞻的亲笔书信，急切地阅读着。书信中写道：

……邓艾铤而走险，率军翻越摩天岭，奇袭我江油关。江油关守将马邕叛国投敌，不战而降，江油关落入邓艾之手。瞻虽不才，然值此危难之际，只好挺身而出，向陛下请纛，率军前去迎敌。蒙陛下恩准，瞻以张遵为前锋，黄崇、李球为参军，领兵一万，不日即开赴涪城，前去阻截邓艾……临行之前，特报知大将军。请大将军安心固守剑门关，勿以涪城为念。瞻定当竭尽全力，率军与邓艾进行死战，以上报陛下之宏恩，下慰百姓之厚望……

姜维把诸葛瞻的书信反反复复地看了两三遍，一声没吭，只



是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些。他默默地把诸葛瞻的书信递给了张翼和廖化，然后就闭起双眼，静思默想。

张翼和廖化也反反复复地把诸葛瞻的书信看了两三遍，也是一言未发，又默默地把书信交还于姜维。

姜维睁开双眼，打量着信使，不解地问：“成都本来只有两万五千兵马，两位车骑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各率领五千兵马出京，京城仅剩一万兵马，若卫将军再率领一万兵马出京，成都岂不是已无有兵马防守？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答道，“卫将军所率领之一万兵马，有五千是从市井中招募之新兵，故而成都还有五千兵马防守。”

姜维又问：“卫将军何日领兵出京？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又答，“小人与前锋张遵一起出京，一路同行，至涪城方才分手。卫将军要稍后两三日方可率军出京，如不发生意外，此时已抵达涪城。”

“张遵率领多少兵马？是刚招募之新兵，还是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？”

“张将军所率两千兵马，均为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。”

“汝路过涪城时，可曾听到魏军之消息？”

“小人路过涪城时并未听到魏军之消息。”

姜维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吩咐着信使：“汝先去用饭歇息，有事再唤汝。”

“小人告退。”信使遵命，退出了大堂。

信使刚刚退出了大堂，张翼就急切地问：“大将军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否？”

姜维淡淡地一笑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已率领一万兵马，抢先一步抵达了涪城，堵住了左儋道之南口，我军后顾之忧



已不复存在。”

“大将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！”张翼又问，“大将军知诸葛思远与张遵之底细否？”

姜维谨慎地回答：“近十几年来，我领兵在外征战，很少在京城居住，只是听人传：诸葛思远才学出众，精通兵法，颇有诸葛丞相之遗风；张遵骁勇异常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颇似其祖张飞老将军。有此二人领兵驻守涪城，邓艾又有何计可施？”

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”张翼提醒着姜维，“大将军不可听信传闻，以免有误军国大事。”

姜维的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有些诧异地说：“伯恭兄有话直说无妨，不必闪烁其词。”

“大将军恕我直言。”耿直的张翼打开窗户说亮话了，“据我观之，诸葛思远之才学确实不凡，且廉洁奉公，若在朝理政，可为栋梁；然他虽熟读兵书，但却自幼生长在京师，从未经历过大战。故而，我以为，诸葛思远恐非邓艾之敌手，担心其重蹈马谡失街亭之覆辙。张遵虽骁勇无比，但其缺少智谋，且性情暴躁，年轻气盛，以其为先锋，恐非明智之举。倒是黄崇勤奋好学，通晓兵法，且务实求真，老成持重，颇有其父黄权之遗风，可担大任。怕只怕诸葛思远恃才而骄，难纳黄崇之言。”

“伯恭兄方才所言皆为实情，大将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！”廖化紧接着张翼的话说，“江油关已失，涪城若再不保，则我军危矣！我国危矣！”

张翼和廖化的反复提醒，引起了姜维的深思。他深知两位老将所说的话，皆为肺腑之言、由衷之言，其中并没有掺杂着丝毫的个人好恶与恩怨。过去，他出于对诸葛亮的感激之情，对诸葛瞻也一向倍加推崇；对那些赞颂诸葛瞻的传闻，他宁可信其有，



不愿信其无，真心实意地希望诸葛瞻能像其父一样出众超群，成为名垂青史的诸葛亮第二……然而，美好的愿望绝对替代不了无情的现实，尤其是在这么个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更不可因个人之恩怨好恶而有误军国大事！他虽然身为执掌一国兵权的大将军，有权调动全国的兵马，可对诸葛瞻的此次率军出征，他却不敢轻易地作出决断。因为诸葛瞻此行是后主刘禅恩准的，他岂敢有违圣意！再者，诸葛瞻此时已经率军抵达了涪城，如果临阵易将，势必会造成军心浮动，对作战极为不利……

姜维觉得左右为难，用求助的目光打量着张翼和廖化，低沉地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二兄以为如何是好？”

张翼似乎已有所考虑，开诚布公地说：“魏军主力在大剑山下，大将军当然不可离开剑门关；张某之性情太刚，言语直露，恐会与诸葛思远产生误会，于作战不利；元俭身经百战，深谙用兵之道，且又出语和缓，柔中有刚，大将军可遣元俭前往涪城，与诸葛思远共同抵御邓艾。”

“伯恭兄此议恐有些不妥。”姜维摇摇头，直言不讳地说，“元俭兄乃车骑将军，在军中之位高于诸葛思远，若遣元俭兄前去涪城，定会引起诸葛思远之疑心，以为我是临阵易将。”

“大将军所虑极是！我等三人中任何一人前往涪城，均无异于临阵易将，不仅不利于守城，而且会适得其反。”廖化深思熟虑地说，“以我之见，大将军可致书诸葛思远，让其谨慎从事，只能据城而守，不可贸然出战，凡事多与黄崇计议。只要诸葛思远依计而行，邓艾便无可奈何。”

“元俭兄言之有理。”姜维点了点头，转而询问张翼，“伯恭兄以为如何？”

张翼虽耿直倔强，但却不固执己见，也点点头说：“当今之



计，也只好如此。”

姜维不敢耽搁，急忙致信诸葛瞻。信中写道：

……公率军救援涪城，维后顾之忧可解也。涪城地处三道之要，扼控京师、剑门与江油。涪城安则京师、剑门安，涪城危则京师、剑门危。公肩负之任，何其重也！维窃以为，邓艾久经沙场，老谋深算，其所率之兵马，乃能征惯战精锐之师，公万万不可萌生轻敌之念。以维之见，邓艾涉险远来，孤军深入，粮草匮乏，难以持久，意在速战。故而，公只宜据城而守，不可贸然轻出。只要公能牢牢守住涪城，邓艾之军就会陷入困境，只好坐以待毙……据维观之，剑门关下钟会之军已难耐饥寒，不久就将引兵退去。届时，维将分兵援助涪城，与公共歼邓艾之军于涪水之畔。请公稍安勿躁，暂且忍耐数日，以待后图……公才学出众，熟读兵书；参军黄崇务实求真，老成持重。公凡事要多与黄参军相商，取寸补尺，以求两全之策。维深信，以公之才，以崇之稳，定可固守涪城，使邓艾无计可施，难逞其志……

姜维写毕，把信交给张翼和廖化过目。张翼和廖化阅罢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如能遵大将军之嘱行事，涪城可保，我等无忧也！”

诸葛瞻的信使带着姜维的亲笔书信，离开了剑门关已经八九



天了。可是，姜维仍没有收到诸葛瞻的回书。

按照军规，卫将军诸葛瞻在接到大将军姜维的书信以后，无论情况如何，都应当立即作复，更何况姜维还再三叮嘱诸葛瞻的信使，让诸葛瞻见到书信后，马上把涪城的军情和兵力部署通报给他。从剑门关到涪城，只有两三天的行程，若不发生意外，最迟五六天姜维就能够接到诸葛瞻的回书。然而……

是涪城方面出了事，还是信使在途中出了事？或许是诸葛瞻误解了姜维信中的意图，故意不予理睬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。这不能不令姜维深感不安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不安也日益加重，变得有些焦躁了。

不仅姜维如此，就连张翼和廖化也不例外，每天都要来守将府打问涪城方面的消息，急于想知道那里的军情和战况。一日午后，张翼与廖化又相约来到了守将府，一进大堂，就见姜维正倒剪着双臂，在大堂中踱步。不用问，准是涪城方面仍无书信送来。他俩知姜维心中正烦躁，不可紧处加楔、火上浇油，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默默地坐在一旁，等候着姜维的情绪好转后再作计议。

姜维在大堂中转了好一阵子，心情才稍有好转，坐回原处，叹息着说：“诸葛思远至今仍音信皆无，不知……”

姜维一语未了，姜复汉进来禀报：“卫将军之信使已返回剑门关。”

姜维闻听此言，两眼顿时猛然一亮，犹如一个重病之人终于盼来了救命的郎中，没容姜复汉把话说完，就迫不及待地吩咐道：“快把那信使带来见我！”

转眼之间，那信使已被带到大堂上。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姜维面前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大将军……”



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信使的哭声，好似一桶带着冰凌的冷水，劈头盖脸地浇在了姜维的身上。他浑身猛然抽搐了几下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信使，担惊受怕地问道：“莫非涪城已经丢失？”

“岂止是涪……涪城……”信使边哭边说，“连绵竹也已经丢失……丢失……”

“啊！”姜维惊叫了一声，身子痉挛般地颤抖了几下，有点神经质地问：“连绵竹也已经丢失？”

信使呜咽着说：“不仅绵竹已经丢失，而且卫将军、前锋张遵、参军黄崇与李球、还有长公子诸葛尚，均已战死在绵竹，全军覆没……”

咳！姜维悲愤难耐，一拳狠狠地砸在面前的几案上，只听叭叭一声，把案面砸裂。

姜维的砸案之声，惊动了正在发呆的张翼和廖化。张翼忽地站起身来，狠狠地跺了下脚，恼怒地说：“诸葛瞻无能，坏我军国大事！”

廖化也随之站起，瞧了瞧两腮颤动、嘴唇哆嗦的姜维，又瞅了瞅怒目圆睁的张翼，气恼地说：“想不到事隔多年以后，马谡失街亭之事又重现！”

信使见此情形，吓得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伏地抽泣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姜维才从震惊和悲愤中清醒过来。他哀叹了一声，打量着那信使，万般无奈地说：“为何会有如此巨变？汝可尽己所知，详细道来。”

“回大将军，”信使边抽泣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小人带着大将军之书信离开剑门关后，飞马奔回涪城。待赶到涪城后，才知道前锋张遵中了邓艾诱兵之计，丢失了涪城，卫将军已率军退回绵



竹……小人无奈，只好打马赶往绵竹。待小人赶到绵竹，又得知卫将军中了邓艾激将之计，全军覆没……魏军马不停蹄，向雒城开去。小人只得昼夜兼程，返回剑门关禀报大将军得知。”说罢，取出了姜维写给诸葛瞻的书信，原封不动地又交给了姜维。

姜维接过那封没有拆封的书信，咻啦——咻啦——咻啦——慢慢地撕扯了起来，边撕扯边流着泪说：“诸葛思远啊诸葛思远，汝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不仅把国家推到了绝境，而且也坏了诸葛丞相之英名；汝不仅辜负了陛下之重托，而且有负于国人之厚望；汝不仅把我一万将士置于了死地，而且也使汝父子二人身首两分……”

姜维悲痛的话语伴随着撕信声在大堂上回荡，好似一阵冷冰冰的雨夹雪，飘洒到张翼和廖化的身上与心头，使他们从最初的悲愤与惊诧中清醒了过来。他们打量着老泪纵横、脸色铁青的姜维，心中疼痛难忍。他们明白：此时此刻的姜维，心情比谁都难受，处境比谁都艰难，压力比谁都沉重！他撕扯着的不是书信，而是在揪着自己的心；他眼中淌出的不是普通的眼泪，而是从心中流出的鲜血；他口里吐出的不是一般的语言，而是悲、是愤、是怨、是恨、是悔……他们更明白：此时此刻，他们只能为姜维缓解压力，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才有可能撑起已经摇摇欲坠的国家；否则，国家要完了，军队要完了，他们也要完了！

想到这里，张翼和廖化互相使了个眼色，轻轻地来到姜维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大将军，亡羊补牢，未为迟也。事情既已至此，悔之亦无用。望大将军莫要气馁，应振作起精神，尽快谋划出救国救民之策！”

“唉——”姜维深深地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猛地把手中已成碎片的书信抛撒到地上，又挥袖抹去满脸的泪水，毅然决然地说：



“速去城头把辅国大将军请来，共议补救之策！”

飘浮在大剑山上空的那层厚厚的寒气，似乎已经把太阳光中所含的热量全部吸收干净了，待到阳光照射进剑门关内时，已是只剩下光而没有热了。西斜的日头，把一束淡黄的光线照进了守将府的大堂上，仿佛是一条已经被冻僵的蛇，静静地卧在铺地的方砖上。姜维、张翼、廖化和董厥，团团围坐在几案的四周，面对着一幅蜀国的地图，苦思冥想。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刻不容缓，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行之有效的应急应变的措施，以保全剑门关内的这四万精锐兵马，用以挽救已经危在旦夕的国家。但是，由于此事来得太突然，而且又过于重大，稍有不慎，都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，铸成千古之恨。所以，他们必须深思熟虑，而绝不能再出一点点差错……

姜维愁容满面，用郁悒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几案上的那幅大地图，沉痛地说：“诸葛思远全军覆没，邓艾之军已经直奔成都。我军再固守剑门关已经毫无必要，应立即退兵，先保存这支救国救民之兵马，以图后事。若再迟疑，只怕被钟会大军死死缠住，无法脱身。然而，目下京师之存失不知，陛下之去向不明，我军究竟该退向何方才好？”

董厥把目光从那幅地图上移向了姜维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邓艾此时已经兵临成都，京师岌岌可危。我军应马上从剑门关脱身，星夜奔赴成都，前去营救陛下，以尽臣子之道。只要能把陛下营救出来，纵然丢失了成都，国家仍未灭亡，社稷仍未颠覆，就还有光复之希望。若不尽快回救成都，一旦城破，陛下发生不测，则复国之望已经断绝！请大将军三思！”